



09972

棟野集卷十

宋徐元杰著

明善堂記

涇縣潘錫恩校

甲子年

潘錫恩

大學之明明德必曰止於至善中庸謂不明乎善則不足以誠其身孟子又述中庸而言之何哉蓋子思傳孔子者也孟子師子思者也誠以賢愚一致可欲之善本同也後覺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子思孟子可見矣故人無有不善而氣稟之殊分所以有善有不善者特覺與不覺爾通書語人以誠無爲幾善惡是堯舜之中人心道心之界限也堯舜之中與人同世之心用而道心隱者擇焉而不精守焉而不一也東嘉鄭君應龍所居之堂扁曰明善非直爲觀美也揭本心之善以視觀省也余往歲校文是邦得君書卷次於首選知其爲純實之士乃既識之相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一

語以善屢矣今扁斯堂亦旣明其本然之善豁然太虛湛然止水外物不得以動其心益加學力而求造義理精微之極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何公卿大夫之足慕哉予別數歲以文藻之彥進武勇之爵因是以階漕牒蓋汲汲然副其父兄責望者在是要亦堯舜孝悌之寓也雖然士方窮而獨善其身利達則聽之故其達也必能兼善乎天下如屑屑爲祿計則君子之所性汨矣何以謂之善然則爲明善者當何如以大學之物格知致心正意誠極修身之功用以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正篤行之規如是則孟子所謂可欲之善將進之以充實光輝大化之域而皆所自有者也明善之驗蓋如此子求余記辭不獲已納約自牖因其本善之明而寓朋友責善之道故詳復以告子其懋敬之哉

永豐縣仁政樓記

仁政樓者經界圖籍登藏之所也經界顛末湯侯紀之悉矣樓旣成邑令何君克忠復屬余以記奚用若是贅哉雖然令之心甚仁令之慮甚遠也古制久壞修復良難版籍實繁豪強惡其害已多術以去其籍詭寄欺隱文不足徵常賦失額泛泛然征督於民由是令之仁心不得達救過不給鮮克有終類有邑不可爲之嘆是豈終不可爲哉善爲政者非必人人而悅之惠而不知爲政特小惠耳仁人心也爲政以仁因所利而利之脉絡相關孰有甚於賦役不均之病豈容聽其痿痺不仁哉前乎魏令開端而不及竟踵其後者欲舉行而說不果吾今始至慨民斯瘼如已隱憂相與語於交際之初蓋益有志於版籍之修明夫剛毅力行近仁令之勇於有爲眎事兼月建白當路邑人合辭而請於郡郡侯慨然從之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二

令與士民出入阡陌殫再歲之勞以訖事蓋政旣成矣籍已具矣衆謹曰是不可不壽其藏也於是相地於縣樓之左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蓋毫分無擾於民是不惟民歡樂之令亦樂之矣以六鄉五十一都之毗五百二保之衆正副砧基之有簿不麴以千計峙斯樓貯斯籍也司存可久不容以湮沒也告諸來者知斯樓爲仁政之樓必不肯行不仁之政而靦顏於斯樓也必不肯易而爲游觀憇息之地而甘心於不仁也令之欲專紀者亦若斯而已雖然令之心不以是自己者也蓋嘗曰經界未足以盡仁而行仁政者必自茲始若夫充廣之功則學無止法不敢不勉令亦可謂仁且遠也已矣余喜其事之濟嘉其仁之驗幸斯邑之得賢也於是乎

書

元氣肇判人位三極之中爲萬物之靈萬物皆於我乎備樂莫大於反身之誠何者足爲我之累富貴在天澹然無容心可也問學則不然盡心力爲之不至聖賢不已古之學者專主於爲己其用著於成物今之學者徒急於爲人其弊卒至於喪己可不謹哉吾孟子學孔子者也天爵人爵之辨悉矣世之修天爵而聽人爵者何寡歟故以小而害大以賤而害貴舍梧檟而養蠹棘者滔滔也仁義禮智之根於心每枯亡於旦晝之所爲而文氣不足以存其去物一間宜矣吁吾孟子誨人以學問之道必曰求其放心指人以有貴於己必曰求其在我諄諄切切委曲告語其要則不外於充吾愛親敬長之仁義蓋以人之爲人所以立天地之心者固如是夫南浦金君隆義方教階庭玉植蔚乎森聳祖孫三世唯諾一堂堂前桂芳鼎鼎品列此三桂堂所以名也此唐人科目所以儼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三

也此西山夫子所以播之詩也此靜春先生所以有冰玉切磋之益也師友淵源所漸遠矣爾父爾子格物以致其知制外以養其內外之榮悴莫不有時羣葩春妍萬葉秋脫金飈掃蕩之後屹然芬鬱於巖竇之間也桂所以有似乎君子也故桂之貫四時也桂之止於下而漸於上君子之學亦無止法也居是堂也婉容愉色和樂怡怡上以奉靈樞之老下以發桂枝之榮其爲學也身必三省道必三貴取友必三益此古者所以爲己也其推己也文必三德教必三物扶世必三綱此成己所以成物也學君子之學者以此講貫以此體踐言行爲壇宇敬則其基也文藝爲枝葉德則其根也自敬厥德徹上徹下栽培滋沃力到功深人盡而天明睦率而氣化幹茂而葉敷三科登唐三傑用漢植立爲三代以上人物將見榮三釜養而吐詩書之薌鄰林不足貴燕山不足多詎此一

門三秀而已哉金君名衡字平甫一再貽書俾識厥事某何人而敢當此辭弗獲姑誦所聞告之

廣信編羅記

食者生民之命也謀國者重民之命所以壽國之命也漢蕭何給饋餉首入高祖以養民之一言鄧禹說光武於軍門亦莫急於救萬民之命自古名臣佐命興統先務所恃大率如此聖宋以仁立國重在本根雖艱難多事之秋撫養百姓不容一日緩國祚靈長實嘉賴之軍興以來調度莫繼和糴非得己也曩關析不聞淮堧京湖菽粟被野百姓窖藏之外樂與官爲市沿邊屯田積穀又足以補餉之不給初不以糴運爲勞自敵人孔熾邊境蕩析於是車仰糴於江之南宮史皇皇咸負不辦之憂田里始焦熬矣然兵以衛民食以養兵量地而權其糴瀕江帶湖之郡國固不得以辭其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四

責廣信一林麓區爾土狹而人稠灘峻而湍激樂歲常病於斗直之踴公私交困於舟運之難士大夫寓於斯鎮於斯密邇往來於斯無不爲之痛心朝廷斟酌分派視他郡亦稍異幸而天漸悔禍斥堠向清年穀屢豐糴事可以少撙故亟弛斯郡之糴數於此可見不得已之初心矣淳祐改元先弛永豐玉山三年又弛鉛山上饒旣得旨衆懼曰是邦侯懇請不蠲再三之力也侯曰不然敵之貪暴自速滅亡吾君吾相至仁一念上通於天所以弭敵國外患者法家拂土之言實行焉爾鄉達有若都丞韓公從容經筵鼎鉉間思枌社之饑由己饑之爾鄰壤有若檢正陳公知此邦尤悉相與建白廟朝懇惻而未已爾棠陰遺愛有若有司袁公加惠茲土抑亦知無不言然則此邦受此惠知所自來矣一日屬某書之夫蠲糴不必書也然由四邑而盡蠲餘邑由一郡而盡蠲從郡彰旣

往向圖方來此仁之充無窮不書得乎侯鄞川趙公以太府寺丞出守云

### 洪慶庵記

俞姓本系出周厲王春秋時爲鄭公族自莊公六傳至文公娶於蘇生公子俞彌姓始於此爲河間望史記有俞跗漢有俞春晉有俞縱唐有俞文俊後益衍茂處於杭歙嚴鄴莫可盡考故宣義郎賜緋魚袋諱某字國卿者偕弟某事親以孝爲鄉閭所稱某字通父以咸淳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卒葬金吾山下柳屯田故居之側築屋而庵名曰洪慶有永平鄉田六百束以贍庵守有周安鄉田二百七十食以奉祭享每歲寒科主祭者率子弟各執事自始祖而下合祀焉奉先之孝於是可觀矣夫孝也者君子所以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也方前人之生也凡可以惠其後無所不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五

用其至則後人所以祭祀時思者當何時而可已也爲士而貧猶將求仁者之粟以共其薦矧家道從容生理優裕旣無一而非前人辛苦之積奠豐居而悽愴食膏腴而烝嘗則庵宇之不可不設而贍塋田之不可以無紀也古者宗廟宮室所以嚴宗祀之地天子諸侯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纴以供祭服猶曰身致其誠信而後足以爲敬事神明之道下是則又當若何而用心哉夫昭明君蒿悽愴所以聚百物之精而爲神之著者皆魂氣之無不之者也孝子慈孫誠不可以不嚴其祭而祭則不可不如其在將祭則禮備旣饗則樂成樂之與哀常相爲半而濟濟戚戚庶幾其恍惚之與交秋而霜旣降非以爲寒也春而雨旣濡則猶將見之矣吾平居暇日修身謹行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本之視聽言動勿非禮之仁達之洞洞屬屬如勿勝如將失之孝念之發動不

谷敬徹上徹下毋不敬也何則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祖考與天地  
同其體吾身則祖考之遺體也行遺體而不敬則不能以天地之  
心爲心其與物相去不遠矣是故禮莫大於孝孝莫切於正其家  
禮曰妻者親之主也子者親之後也身者親之枝也故枝必固後  
必善主必端三者禮之本也吾誠念茨棘必在於固則方寸造端  
所以培植根本發達英華者益嘗爲顯揚先烈之計誠念夫主必  
在於端則儀刑有則所以肅雍闈門綱維婦道者益當勉爲清潔  
蘋藻之供誠念夫後必在於善則詩禮傳家所以立大小之教自  
洒掃應對而達於參贊化育之妙者益當衍爲繼志述事之孝夫  
如是也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故曰惟賢者爲能盡祭之義惟賢者之祭必受其福而備百順之  
名祭有如是可不敬乎一或不敬其弊將有假春祀之設聚親族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六

挈妻子友朋而爲游觀之樂是則習俗之當戒者也可不敬乎俞  
氏禮義之家子孫多以文藝名而字某某者尤鄉曲之俊追惟祖  
烈克念厥紹以時祀爲莫大之典顧焚修有庵瞻塋有田由來已  
久誠不可以無紀也余甫到官貽書至再命議其事誼不容辭竊  
謂庵以洪慶名所以遺子孫蕃衍盛大者在是而田則散見於承  
平周庵之二鄉又隱然有安平氣象子孫尙增廣之益追念之將  
至於愈久而愈有光所以明前人之德又以重其家也

秀才方君壙記

君姓方諱子方字正叔早以文名於郡泮襟誼極不凡與余同齋  
舍一見相敬愛如弟兄蓋方弱冠也君之家爲葛川著姓乃翁植  
字萬卿學行端粹少拔鄉薦其文亦有師法六邑之士多所從游  
過庭所聞偉矣故鄉校稱之屢貢成均之名君以戶門早見困於

有司在賢父子純篤畏謹不求直而快快半生舉業不過問焉  
此余所以咨嗟而莫助者二十餘年間雖數交問顧余憂患之多  
酸鼻而已夫土方窮阨交游罕知心亦罕用情余於君父子相愛  
不容以辭喙所謂貧賤之交不忘者非耶區區感念靡日不問動  
靜忽以訃告而其八十三歲之翁渠渠踵門相與慟者連日嗚呼  
尙忍言之哉君娶某氏生二子某某尙幼惟天壽乃翁扶二孤孫  
俾壽詩書之脉則君之贄志以沒者當興起於將來於是忍淚而  
爲之書

送歐陽奇父序

天下無眞學者久矣所謂眞學者務內而不務外盡已而不求人  
知已有所成則推以淑其家之子弟蚤夜相與孜孜汲汲讀聖賢  
之書非徒曰博記誦謀利祿而已吾之一身與天地萬物爲一體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七

者也知其身之大必知自飭其身自立於天地自別於萬物喜怒  
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苟皆中節也發猶未發  
非先非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悉吾身內事也夫苟不皆中節血  
氣之私剝蝕義理之正逐逐焉無異於物烏足以知天地之大哉  
故眞學者見其所謂大身者父母之遺體父母身之天地也兄弟  
諸子身之同體也微尺寸之膚不愛則微尺寸之膚不保也世道  
旣降士不知自愛身視身之同體憇然焉手足痿痺謂之不仁羣  
居於家飽食終日不知義方之教仁者動心於此矣余友歐陽奇  
父少蒙義方自異流俗感懷父兄愛教之素知自愛於己不局於  
一己之私而惓惓於同氣磨琢之事謂義方相習作古爲難父兄  
不以利遺我而遺我以義者正望我廣其義於後也與其利而富  
孰若義而貧世方競利吾則相勉以義世方欲富吾則自甘於貧

文繡膏梁有時消盡禮樂詩書之澤傳之不衰所以融一家之和氣陶一門之太平蓋不容以目前論也余相與議於此非一日矣子以待試東歸訪余於冊府之間語及學校慨然欲以自修者爲教宗族之務其用心仁矣然或者猶病世俗訾之也嗟夫世有真學者則將嘉慕弗暇況敢訾之乎蓋士尙志爾卓然不與世俗同流一鄉非之而弗顧此其見必有出於一鄉者矣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其見必有出於一世者矣天地之理生生而無窮學者之學進進而不已譬之種焉耕播耘耔必有歛也譬之炊焉淘浙烝餼必有熟也余昔師克齋陳先生曰士用力於學低頭讀書不必問外未有三十年而不大顯者余記此語因驗之克齋之學果見其身受簡求之詔祿亦及之而弗屑就子孫科第相踵晚燕迎養之榮當代鉅卿爭師致之未艾也吁克齋不必問外之訓至是驗矣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八

然所謂大顯云者猶吾夫子學也祿在其中之意非必數數然責報於天也余故併及之書以爲奇父告堅子之志行於子之事父兄信之矣

贈張君序

世道未嘗狹也修爲在我知不知在人曾參殺人無疑盜金其諸未定之天歟張君才美余識之欺心之事其忍爲之諸公信之之確相率而償金世豈眞罕知已哉余災患之餘愛莫能助姑書此告之願益以天理自信吁而今而後知不特古有直道于張君不疑矣

題聖宋蒙求後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其書愈多而讀之者愈不能徧於是讀史有捷徑曰史類曰史抄其便於成童之習則曰諸史蒙求然作

此書者多矣往往皆歷代事未有及於先朝之典故皆以事雜舉未能循其世紀之年月夫祖宗之玉編瑤帙藏在秘府世固鮮得而見之若夫國史之會要名臣之言行與夫長編繫年之類皆班班乎可考蓋無往而非可觀之訓然竊慨天藏書之家未必觀無書可藏者不及觀幼而學之者又未容以驟觀至於士習之專意舉業者又不過掇拾事類以便蒐閱而已往往人自編之不復以傳他人一時纂之不足以告來者吁此聖宋蒙求之所以作也作之者誰建之南浦徐子復也觀其事類則自建隆而熙甯年而次之類而偶之聯而韻之章必兩聯每聯必備顛末其爲帙也凡六益祖宗全盛時事也繼是而後未及類而子復逝矣厥子某善繼先志僕僕遠來銜諸袖而出之請題其左余不獲辭一再觀之嘉其志而屢嘆之我先朝之人物名氏其所著之言行詳略各因其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九

事章分句列而事亦載諸其下其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何如學者苟未暇讀長編能求此讀之猶愈於己是豈可以蒙求爲童習之書而忽之哉不然泛泛悠悠望洋傳記困蒙而吝童習而荒有書不如無書雖多亦奚以爲

題倪仲山訥齋

天地之道默用於不言之表人爲天地立心言固心聲之所發然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言不貴多其來久矣萬語萬中不如一默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君子所以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吾夫子大聖人也常曰子欲無言子貢以言求聖人者也至詰之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聖人答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警悟所及宜有超詣異時文章之聞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賜其告往知來矣夫然賜亦自知之審終未脫口耳者也在四科則列

於言語而視顏閔之德行殆局於知二而卒莫超乎知十之地也  
予友倪仲山學通諸經至於方技陰陽之書靡不淹貫亦可謂能  
言之士也每見其氣逸辭壯瀾翻不倦甚不凡矣且其家世善學  
得諸象山陸先生之教其祖伯珍迎先生於山之陽以開講席先  
生既書愈高字扁其讀書之室又別爲之書訥齋字余益知先生  
之進伯珍於道者矣蓋造道無止法高必愈高而不容於僅足悟  
道無顯言而訥之一字蓋當心領意會可以自喻而不可以語人  
如是則其鑽仰也顏子之如愚其宏毅也曾子之曰唯矣余生晚  
學後不獲叩訥齋之所聞而獨幸仲山能告以命名之本末也連  
荷貽言及今數相會諄諄然俾發其所以訥之義退惟荒謏於性  
本愚於言本拙何足以窺其概抑聞先儒之告人有卽其行實而  
稱之者有就其欠闕而補之者無往而非進人於善也訥齋密邇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十

象山之官而又登門爲最先其聞道也必真的訥之一字其殆卽  
實而稱之者歟今仲山又以易名齋當知易之大至簡至易必默  
而知之會不言之易而勿流於口耳之歸守不易之易勿膠於事  
物之變則一訥之妙天地之靜生生之易矣仲山其慎思之篤行  
之

題余豈潛所藏楊補之梅

此花在羣品有衆美萃其潔淨似易其正葩似詩其屈曲枝幹似  
盤詰其節似禮其樂似樂其謹嚴似春秋蓋花之有文質者也畫  
工勘破其魂骨而後筆法能意足意足而後不求顏色似矣觀者  
當自得之某觀蘭戲題之後又賞此卷而爲之書

題魁星醮疏

暗裏點頭旣已顯靈於昔日夢中糊眼豈無覲望於今秋況大魁

星銓次名銜而福善主權衡造化爰攜短疏泛集同盟卽秘字以薰修冀休祥之至止大書姓字何殊千佛之名高壓羣英首占萬人

題諫藁後

自昔和議權在我而不在彼則可借此爲羈縻之術否則置守備於度外一切聽命於敵誤國之禍當不待智者而後知簡穆公有言責諫藁諄複其辭婉其義正愚也益有感於斯

跋朱文公秋夜歎

晦庵先生秋夜歎之歎與感興篇之感異辭同旨神仙之事固誕而翛然物外意則幾矣吾志於道姑去彼取此不役役而馳不悶悶而移靈臺太虛風清月白至誠不息初何辛苦過化存神不落形體孰爲河漢孰爲幽人孰爲蒼生之雲易曰幽人貞吉中不自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十一

亂也吁知此則知先生之晤歎所以杳致辭於幽人者其旨甚明

跋劉狀元集後

公讀書之清風峽巖竇幽閒非人間世眞於胸次邱壑相料理曩者趙公不遏爲臨江太守過其地喜其心目開明於峽之陰築宮以祠公星移物換之後乃孫定海少僊汝瀆將闢舊址增飾之慨公之文散落訛駁訂正重刻請識其後愚惟念往嘗涉峽弔公於公之文惟知王邑士馬達州温宿松序跋而已蓋未知玉山汪先生已爲公吐氣久矣一日會汪君朝儀伯羽論其曾大父國器從玉山游者也手抄斯集先生親筆所跋一旦啟秘得之喜而忘其僭嗟乎文特士之細耳善論士者取其大而略其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況少壯之相去詎可以一時論公之所志亦非温飽方其試藝三舍角售寸長誠不免乎才氣之累迨夫名與時顯學隨年

進馳競之情遣公非西崑時矣今觀性仁一賦既有見動靜之指  
又以歎二典光華盡萬物而不足報其他著述卓乎自有見趣至  
若念祖箴水廟等作又皆闡正義以正人心粵自少孤事祖母生  
則擇地以便養死則解官以終喪信史筆之自我作古異時授徒  
有塾賑歉有廩濟早有陂至今里曰義榮之里使人猶爲之激昂  
愚嘗歎夫漢之大儒著書立言偉矣甘心爲美新語公浩然剛大  
發於石井聯句有曰潤如周孔教清比夷齊節我欲斷諛佞汲此  
洗劍血壯哉是詩有爲而發玉山服其高義至行稱其不至失身  
匪人良以此歟昔蘇文忠公精忠大節詞詠善謔或者病之是欲  
小害大得乎世人謂土工於文雕肝琢腎鮮以壽終故王楊盧駱  
俱不得其死吁此非文之罪也徒文無實生死何加損焉公好學  
亦顏之徒顏可死而有不死者存愚於是益信玉山之許予非以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三

文論學者當知劉之集爲此邦重汪之跋爲此集重伯羽出此跋  
者也少僂傳此集者也斯文於是不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振此峽之清風企玉山之君子願相與勉之

跋高特進手書孝經

孩提而知愛旣長而知敬人之良知良能也特進高公於其教子  
弄孫之時手書孝經以遺之宜矣公之諸曾孫獨以此寶藏之則  
夫戰戰兢兢於曾子五遂之敬願相與以此共勉庶不失同盟相  
切磋之意云

跋俞慵庵詩集

慵庵詩大槩古淡有感發意湯晦靜題之悉矣余鄉曲晚學讀其  
詩敬其人友其諸孫有審其生平之素故知庵以慵名有安樂窩  
之風徜徉乎榆山烟松露菊間幽然柴桑栗里氣象韓昌黎謂和

平之音澹泊肅庵有之矣然則慵庵豈眞慵哉慵於外而不慵於心慵於闕市朝軟紅塵而不慵於登臯臨流之清吟慵於役聲利繁形神而不慵於手詩書以玉其子孫嗚呼斯其所見諸老之典刑翁姓俞名槐字鼎臣世居信之乾封云

### 跋張君雙瑞堂記

張君先輩賢士也家有雙瑞堂一日見訪出示圖繪諸名士品題悉矣且索贅語余荒拙不足以發之雖然物之瑞其應在人人之瑞其重在己故瑞莫瑞於玉君子之於玉而比德焉德取其足已本無待於外之求君有是瑞而爲是圖又有是名什而發之復謙謙然禮下於人若有求所未盡者君何爲是贅哉夫瑞已發於君之家不貴彰而貴隱今其奠堂皇而居之藏修琢磨韜光待買勿馳於外勿惰於內異時才足以瑞世文足以瑞朝廷天爵修而人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三

爵從之矣如是則在己者重物聽命而自應一草木之瑞于今其秘諸

### 跋黃伯岡西山問答

南浦黃伯岡篤學士也一日來訪出其所與西山先生問答讀之愴然因得窺其講明踐履之正蓋非口耳之學也且余鄙請贅言之竊聞人生天地間以形氣之身莫不受天地之中人心以氣言道心以理言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總名也堯舜相傳之道允執其中而已舜之傳禹則有危微精一之論危者氣之易動者也微者理之難明者也精一則眞體實踐決擇於人與道之間守道而不變主宰之有其中也子思子得一貫之傳於曾子以中庸著之篇朱子序發之蓋得堯舜夫人心學之眞的使人知問學工夫全在精一千古猶一日也今觀中庸自博學至明辨皆致知

之事自四者總會於篤行之一語又力行之不容已知之精而行之一也昔侍先生屢語及此愚嘗曰在書爲精一在中庸爲知行在魯論爲知及仁守皆天地所與之中全而歸之先生首肯相歎善此幸相與勉進云

### 跋題忠果公死節錄

士大夫常時參養富貴及變則顧影自惜烏知有君子哉卿相以阿容稔亂多至失節媚賊司馬溫公謂其曾犬馬之不如而惓惓於沈抑下僚死節者之事讀之每爲沾襟夫自一命以上事無常變死生以之分內事也然舍生取義未必無可生之道求生害仁生亦不容於戴履間矣今以唐之縣令考之薛景仙爲陳倉令死守殺賊而克扶風勇於死而未必死者也令狐潮以雍邱縣從叛至於陳力而不悔張睢陽斥之以不識人倫尙奚以偷生爲哉蓀乾坤正氣集

### 卷八十四

古

均之爲令也均之爲生也天地鬼神之臨乎前逆順各以類應功罪之著又焉可誣靖康之事滂涕何已忠果趙侯以天胄試承豐橫身衛民血戰以斃其亦不幸而不得爲景仙爾彼令潮匪人間公之風則不翅鼎鑊之及今邑人廟之朝家旌之信史亦以表異之後且克昌益大未艾侯亦何死之有伊川先生曰自古殺身成仁只成就一箇是字忠果之謂乎

### 跋日者邱賦庵所攜舊序

吾儒志於道義而功業次之若富貴則不足道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蓋以知天命而有三畏故又曰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是豈世俗之所謂命術士奚啻百千若邱賦庵者獨未多見往來二十年無一語不酬由其善人倫之鑒每每自心上起前乎庚辰以富貴儻來者相告余未免俗爲繆悠談後乎壬辰乃

叨首唱出於望表余懼焉今又十二年憂患之餘學不加進深懼無以報上其不墮於世俗者幾希姑省前繆相與蔬飯而爲之書

### 跋黃志仁字說

靜春劉先生字其孫婿黃君曰志仁蓋愛之以德也觀其丁甯反覆諄諄告教無非警策實地讀之爲竦夫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而謂之仁在心爲志志者趨嚮期必之謂也仁人心也本心之全德非外來也苟志於仁必至於此故曰士尙志志於仁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謹曾子之五遂死而後已可也吾夫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無一日而非學無一日而非志也無一日而非志無一日而非仁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靜春於字說之終指之以敬而無失止以仲弓敬恕望之亦曰敬則收其心而不放余於黃兄亦曰復其本心之全云

乾坤正氣集

卷之四

五

### 跋王君昭所攜厚德說

里有王君昭純實士也篤學固窮家有二喪未舉再言之泣下數行聞者爲慟武岡糾曹周兄爲厚德說送之蓋將詔襟誼之士而賙其葬也雖然余聞之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爲人子孫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是必稱家之有無隨吾力以畢襄奉慎終之道如此而已祭祀時思怛然於雨濡霜降之日追遠一念與生俱生何有已時此所謂德之厚吾有此身寸膚以上皆親所自出親喪未舉不解衣不交睫不皇甯於食息之頃貧則自賣身以給庸役又從而自提畚自荷鍤殫勞而掩其親雖懸棺而窆何害其爲德之厚雖然是厚德也得之於天我所自得求之在我勞苦而捐軀陰亦有以相之者燕爲銜墓雅爲銜紙虎爲殺觸松之獸物且助德况於人乎孝動天地感鬼神雲天高誼之士世未嘗無人人皆

有惻隱之心卹鄰救災賑喪賻葬閭里族黨可以實感不可以文欺喪家之子不顧死亡期了大事何患無應之者否則悠悠歲月食稻衣錦以等閒視之石崖麥舟覬一二於千百則是求之於人者厚我之德已薄豈親之所望於我哉余生長貧苦自幼而喪母與諸弟侍先翁荷畚鍤僅僅納棺於淺土中近年纔以石掩之余之家貧自苦甫得小壘侍養繼親旋以罪逆其治葬也必躬必親與傭夫共飲食寢處隨宜而了大事茲痛祥禫子執厚德說來求余贅語余方有祀事遲遲旬浹而握筆未遑子頗見訝吁余以是知子今痛心之切故爲之說

紫衣師號說

洸禪師駐錫玉溪亂山中發大慈悲奉藥王教指下有準醫道通靈解脫疾病厄爲檀那所尊禮不卽人而人卽之矣顧方打包東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去

來欲正名稱受紫衣師號之說遠訪求質於余成事不說尙何言焉若猶未也當以忠告釋氏以無爲宗以有爲妄認得本來清淨法身初亦無假於外此行得無著相乎乃應余曰吾奉佛法用活人書出入人門緇衣世所甚忌未能免俗姑隨施主意俾正吾名易吾衣上以梯君王寵錫之光下以航藥王普濟之利因行不妨掉臂耳吁意則美矣如妄想何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吾師以普濟爲心有義色身有我是自身一大病先須看破求救療一旦超然頓悟如沈痾痊不醫之醫不藥之藥長生不老圓滿報身一體同觀萬法俱會尙何俗之所忌哉會麼貼體汗衫都脫卻反求諸已寂如無

黃少穎字說

南浦黃少穎訪余於野濱示以靜春劉先生所作序說知其命名

之慕蘭非學力好修者不能夫少穎慕東漢李膺之爲人吾靜春發明范史所載德行之純備不徒贊其名而必指其實師友之淵源如此昔成周三歲大比興其賢者能者德行居其先道藝則次之藝之不先於行固也道豈果劣於德邪蓋行曰德行藝曰道藝行道而得於身之謂德修身而踐其言之謂行大學之道自明明德之外無他事孔門之所以學文皆行有餘力者實爲之君子以成德爲行而始之志於道者必終之以游於藝而已不然當時四科之目何爲先顏閔之德行而後游夏之文學歟雖然李氏生不偶時蓋潔身去亂者德行純備無待於外宜矣少穎方將以科舉之文充德行道藝而應賓興之求苟能因靜春之言懋孔門之學盡其所以爲李氏者蓋修之於家當必不擯於天子之庭少穎其力行之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七

黃子正名字說

江夏黃氏子初名轟字子震蓋先尊人之命也父子至情顧不欲其成就暴厥聲於四遠歟今日者之說以其降之年日月時若胎若坐命幹支納音十有八物之於五行也而金水關焉火行且多而無水以爲濟在人而不燥者鮮矣夫黃氏子反而知其燥也曰天人一耳虧於天者雖不可增名者人之所命著水於名則水於我矣然轟者父命不可改小名若孫亦父命也今而謂之若水則隱而贊天之所虧顯而依父之所令二者胥不失矣雖然名更而字不類併與字而更之乎朋友呼之熟矣我更焉而彼不呼猶未始更也正與震其音相似自有五行之說興而冬官水正也若水爲諱子正爲字便於朋友之呼而不失名字之義黃氏亦善變者也善變則通通者水之道孰謂其多於火而病於燥歟然則和與

燥在子正之自爲不係乎名亦不係乎命也竊嘗書日者之五行而不信其書者也亦能效其說子正之生歲在己丑時在戊戌雖有土旺四季之說丑位乎冬何嘗不冰成位乎秋何嘗不金以余之說則全之者子正也第少不足以勝多則更名字以當之亦是耳嗟夫人患不知過也竊因子正之請說而不敢匿其懷里人無小大皆以子正氣不下人爲短今子正以受命於天而得炎上之性思益水以濟之是學者修性揚雄所謂學行之上也又不敢棄父之命而存其小名之一言是孝之道也能充其孝而廣其修性之學朝夕不倦他日成就顧不轟然而震矣乎雖更其名字未始更其旨意也喜聞人善而願書之者陳某況子正之請乎謹說

黃伯高字說

名以出信信近於義學者因名而維其義必有實以稱其名故幼

乾坤正氣集卷八十四

七

名而冠字者責之以成人之實也南浦黃生名崧字伯高得得來訪求所以名字之義而據依焉余嘉其有志於學又知其有造道之質問其齒則甫及冠問其所取義則詩之崧高問其所與取則族之伯氏今著庭之長南宮舍人黃元輔也且予知詩之旨乎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之所以美宣王也嶽降神而生仲山甫者天所以鑒有周保天子而成中興之業山甫豈有異於烝民哉蓋烝民中之賢能出而膺任使者也天生烝民皆有物則特其秉彝好懿德多失於因物有遷之後故曰令儀令色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又曰明哲保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皆理義當然之準學問無窮之功詩人以崧高生賢之美歌之以爲未足又述烝民好德之懿詳其所以生仲山甫之本末蓋山甫之生與烝民之生同

一 爾山甫得之爲山甫者翼翼其敬而夙夜匪懈也烝民之止

於烝民者德輔如毛鮮克舉之也夫莫高匪山崧則山之高且大者子其於此真切而用力焉惟勿自大當有以養其大惟勿自高當有以成其高讀高山仰止之詩必堅之以景行行止之心讀崧高生賢之詩必參之以烝民皆有之則勉焉孜孜培固基址譬如爲山一簣加進吾勇往也庶不失乎自下升高之意故曰山甫豈有異烝民哉

樸野集卷十

涇縣潘錫恩校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四

九

有異烝民

王從事墓誌銘

有宋元豐間岐文公王公珪由翰苑登宰輔賜第開封族蕃以大  
今參錯江浙多其裔岐公生累贈少師中大夫仲山避難始寓吾  
信少師生累贈少傅竇文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萬壽觀映少傅  
生宣議郎子治宣議生公與公之伯氏案公少失怙母夫人周氏  
一意教公學公亦與同氣刻苦疊疊以興門戶爲志辛酉同上計  
偕案後擢癸未進士公晚就已丑特對自宜州文學授迪功郎調  
嘉興海鹽尉邑瀕海盜出沒無休時先是尉多弛典弗暇顧公至  
日討兵訓之境內帖息無警告會朝廷糾民船爲戰艦助所至委  
尉董其事將校與胥徒黨卒視金有無爲縱擒尉亦噤不敢問公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一

力疏許浦戎長具白臺府謝去其委當路翕然稱賞有檄任必指  
公爲能戡崇德覈滌秋毫吏不能容增損亭民與百姓爭縱焚輾  
轉疑不決下公審究屏文案召隣宿記之誣狀無少遁守欲聞於  
天子有代者規縮成務使人誑中臺以擺去公俯受如飴無幾微  
見顏面歸橐蕭瑟不贏一金士民爲序爲詩題曰秦溪公論以昭  
其寃實齋王公時方牧吳爲跋文清游公九言默齋手澤曰其婿  
王某作尉無罪罷去民欲醮送之義不受是可知其所以爲人矣  
旣歸姻故有勉公起者再調錢橋酒庫瓜及兩稔毅弗往以疾終  
正寢實淳祐三年仲夏戊申也享年七十娶游氏以子預鄉貢慶  
壽封孺人子男四人祖愿鄉貢進士祖直祖簡祖强皆習進士業  
祖强兩年卒女三人長適進士朱子懷次適漕貢進士趙汝瀘次  
未笄孫男二人阿崇阿眞嗚呼人不可無所本也公爲文恭孫本

以詩書之演迤爲文清瑑本以冰玉之潤澤故在子弟稱其佳在官稱其廉在州里稱其善宜爾余竊嘆老成之典型不存君子之澤有時而遽斬世祿蕩德紕袴狃習卒以隳其家聲自辱於厥躬者何可勝數公其異是歟公家道府無百步一武不屑至公室老屋幽闔市黨半黠不吾聒蒔松樹竹環石引泉清風蕭蕭匣人杖履觴詠枕漱婆娑其間矧又子孫之衆多衣食之粗足所謂仁其壽而樂其終仕之遇不遇何計哉公諱容字伯如字號林隱蓋澗泉韓公流爲書岐公來燕酬唱取詩中語名其堂因爲號云死明年甲辰八月丁酉其孤將葬於永豐縣崇善鄉博峯源附少傳墓左以今奏院蔡公薦狀公行事來乞余銘孟子曰所爲故國者所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世臣今亦無有矣可哀也夫銘不得而辭銘曰孝貴無聞竭爾勞兮廉勿求知堅所操兮仕雖

龍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二

不達退則高吟

浦城陳氏墓誌銘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敬世降俗末爲人子者狎恩怙愛鮮克知敬流於不孝之歸多矣婦人而純乎孝又持之以毋不敬之心顧不謂之賢婦乎夫人陳氏諱某字三山名宦之後也因父鳴道游學南浦受室而家焉夫人之生也蚤閑母訓克勤女工姿識不凡動中儀則其昆弟福慧皆不及甫笄歸章君表上有難事之祖姑恪勤小心贊厥姑謹事之迄以感動及久疾藥侍膳帷簣厮役咸服焉祖姑歿以所事者事厥姑姑嗜佛書不預家事夫人性澹然所好雅合盛年而獨寢處姑姑焚誦早暮合席相敬愛如母子五十載如一日奉先饋賓羞膳必躬處中饋率有條故臧獲咸得心力親族里閭恩誼浹洽語婦德之賢莫不以夫人爲稱首也

如窮貧卹老濟急拯危力到無靳心聞人有善則勉其夫以訓子若孫見其夫有爲善之意必贊其決不容緩其所重者義方師席之設凡可以相其君子而成其志愈老愈不倦而家道日益昌滿門皆上國之賓往時東朝慶禮厥姑年邁八十以己沾登極恩加賜冠帔夫人偕章君表俱初品表晚年爲佚老計乃均家事於二子偕夫人更迭就養焉惟中雷先禰之祀終其身親供之姑沒久持齋不忍釋感疾年終於辛丑孟冬之月享年七十有三卜兆於縣北七里之潘原山從治命也壬寅小祥越四日丙辰窆窆訖事扁墓廬曰慈雲堂胙所曰禮亭二子某某三孫皆待試春闈一女適廸功郎趙一孫女適修職郎趙曾孫一人曾孫女四人尙幼越明年冬孫不遠數百里而來銜乃父之命愴咽而請曰祖母孝敬一生宜家之實是不可不書也願爲之誌而遂銘之余不敏曷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三

敢僭辭避弗獲敬摭其所請大槩而爲之銘銘曰人之孝行感通神明世降俗薄鮮克敬親男子尙爾況於婦人惟是淑德歸章自陳凡五十載甘其苦辛相而君子家道孔殷椿桂郁郁芝蘭詵詵力行好事種福滿門源源慶渥生死哀榮佳哉潘原之山千古爲陳氏墳

魁星贊

頭髮蓬鬆形骸卓縮瞋目怒眉拈手弄腳會看一踢北斗翻恁時與我露頭角

復齋陸先生贊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臨川人舉進士第講明斯道以授學者詳獮和緩俾之有優游自得之功與弟象山先生同稱於時嘗會晦菴東萊於鵝湖蘭若相與辨論指歸迄今祠象在焉諡文達贊曰德

積於中一襟和氣學雖精深論不乖異於道有功韡韡常棣區區  
機雲徒文而已

刺史祝公贊

公名可久字德父居旌孝鄉之石塘從寶學劉公子羽立功西陲  
官至貴州刺史父沒不仕從容里中樂於爲誼與弟可大作鄉校  
招名師以訓學者有馬永卿六齋銘又爲義莊族之貧者計口給  
粟衣其寒藥其疾殮其死其爲族之從兄某任高安夫婦繼亡男  
女俱幼公單車持護以歸悉令得所昔人誌墓爲詳贊曰稟稟誼  
風磅礴桑梓解衣推食周其生死急難在原單車千里青青子衿  
德公不已

呂伯恭

先生博極羣書悉爲訓釋學識言義爲世宗師壻公南澗韓公之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四

門嘗與晦庵諸公講明斯道於鵝峰精舍雖天不假之年而令名  
可垂千古立祠繪像迄今儼然贊曰蒐經微妙發聖精華文脉兩  
漢氣蓋百家東萊擷英南澗供藻玉映冰清千古不老

資政劉公贊

公名幹字仲偃其先建人幼侍父館於石塘祝氏後登第與祝世  
姻官其家數人靖康之變召爲提舉京城四壁敵素知名屢索之  
時宰以割地使踰月軍前遣韓正諭令北去以保富貴公曰有是  
哉乃貽書與其子訣仰藥自死高宗卽位詔曰劉幹能死節不爲  
敵用可追贈大學士特進諡忠顯事見國史贊曰石塘之湄白雲  
俱飛培植大節臨難不辭忍汗節旄甘死如飴松栢有心歲寒後  
知

宗丞虞公贊

公名大熙居布政鄉之新塘自幼與兄三人力學相繼擢第居家以孝悌聞立朝以名節顯熙甯間古靈先生以治經有行端方自守不苟於進薦之於經筵以備臺閣之選贊曰地靈人傑華萼相輝經明行修結於主知校讐秘閣光動青藜駢華要隨柏風悲

少傅趙公贊

公名士初字誠甫赴試第一易文階歷官至元士司外宗累封少傅初爲永靜軍兵曹直寃獄守頗怒久之果得實守慙嘆曰微君濫死之寃吾能逃乎知河津縣時旱蝗餓殍盈野公欲權發御前封椿之廩以貸丞執不可公曰冒專職之禁失撫字之職等罪也吾民苟活身何足計乃擊鑰發米頒甲請貸秋稔相率歸納其厚德之事不可勝紀八子相繼擢第握麾持節有至次對者亦陰隲報云贊曰若水平寃堯夫發粟惟公之賢能踵芳躅活人孔多其乾坤正氣集卷八十五

五

應甚速厥後熾昌以永福祿

丞相龐穎公贊

公名籍字諄之魯人祥符八年侍父格爲邑征官距邑三十里得崇壽精廬率同志肄業足跡不入郭有靈芝產梁間後四年登第歷清要相仁宗終始一節爲國元老薨贈穎國公諡莊敏事在國史嘗爲崇壽院記紹聖二年尉方來宋立堂祠之命曰經綸贊曰嶽瀆之英國家之寶精舍藏修梁毓瑞草妙蘊經綸得時行道終始一節爲國元老

汲古賈先生贊

先生名逸祖字元放邯鄲人好古博學嘗應詞科寓縣之天王寺室如垂罄安貧守道有半隱齋笠澤陸公游爲之記大意詆漢魏以來以隱欺世者而高先生薄富貴羞勢利之氣今縣北十里有

墓東里趙公蕃題之曰有宋詩人賈元放贊曰終南少室捷徑誰欺先生之隱真情所爲模寫物象尤工於詩放翁之記章泉之題

傅長者贊

長者名縝字子玉居邑之東洋應進士舉會舍法行不忍去其親棄所業歸養尤樂於義歲歉率先發廩濟之饑信飢民入境居者給粟行者裹糧後遇凶年遂爲故事青苗法行縣多繫連民長者悉捐鏹代輸民盡得釋又嘗一新邑校里閭皆稱長者紹興初寇兵焚掠至其家三舉火不然首領後至曰是傅長者家舉火者滅其門而去贊曰土苴軒冕圭璧綵衣高誼薄雲知無不爲屹然仁門寇不敢窺長者之稱名以實歸

嘉遜趙公贊

公名不遏字茂中自幼有聲能文登進士第初爲清湘令請以所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六

增之秩封其母孝廟褒而從之居鄉無異韋布不恃氣凌物不屑意貨殖訓子弟以禮法勿撓寓邑置兼濟倉冬糶夏糶直損於糶時里閭德之繪像勒石祠焉慶元間州狀其事於上詔除直秘閣以示旌異繼陞華文年八十餘終於家贊曰孝之與誼惟公獨全粲粲瑜霞續續炊煙賀白之文間平之賢天賜以壽嘉遜邱園

稼軒辛公贊

公名棄疾字幼安其先濟南人徙於邑之期思靖康之難朝請公繫族衆不克南渡常誨先生無忘國讐紹興末敵渝盟乃與郡豪耿京糾合義兵二十五萬以圖克復高宗勞師建康亟入條奏大計上偉其忠驟用之會逆寇攻剽江右先生毅然請行衣繡節制軍馬期以一月盪平果如其言晚登禁從所居有瓢泉秋水諫藁詞集行於世贊曰摩空節氣貫日忠誠紳綬動色草木知名陽春

白雪世所共珍秋水瓢泉清哉斯人

曹子至父喜神贊

肖天地形元只這箇得我同你有你什麼本來面目冷眼看破動靜靜非爾非我相對長春燥濕水火爾我俱融無可不可

進齋先生吳公行狀

先生諱如愚字子發臨安之錢塘人家世以積善聞至武翼公益茂厥鍾先生生而岐嶷骨象異凡兒武翼居閒垂二十載篤意義方擇名士爲師課書一覽成誦輒通曉大義甫弱冠於諸子百家靡不究意一日忽厭喧雜往居城西別墅捐絕世慮凝然寂然未踰月頓有所悟自是留心清靜寂滅之教凡三四年傳登有節莊老有解將終身焉已而言曰繫辭言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吾道之大體

乾坤正氣集

卷八五

七

用兼全何必死灰槁木獨善其身而已乃棄所學以孔子爲師賦詩寓意有云踐履不加功虛行豈爲道有體必有用辨之所宜早成己以成物斯殊佛與老定省餘閒刻意經學所得日富世味澹如不以仕進之爲念試翼年及告謝乃乞以澤官之先生弗知也迨寢疾始語之故且勉以仕補承信郎中吏部銓調福州連江縣監稅故例山貨至有抽解名曰呈樣又有合收稅錢不附赤曆者皆稅官之利先生悉禁止無一毫之私商旅皆願出於塗課入盈衍處同寅間推誠相予和而不同邑大夫深敬之訟有難多所資倚先生不察察爲明每以理義開曉莫不感服邑有訟事願委之先生部使者訝之問其故咸曰連江縣政皆吳監稅相贊剖決民自不寃由是當路交薦以爲可備知縣縣令任使舉詞類以清正廉介公平明敏稱之新南安教林君益嚴精場屋文旣收上第來

攝簿正愛敬尤深一日治具招先生以所著私稿與得之師友間者類分臚列相謂曰公天分高踐履實天將畀以大任不致君澤民不已局於古列志不得施願以衣鉢相傳一第直恩子耳先生遜謝之又曰稅務多善書吏縱不屑科舉漫錄以遺諸郎可乎先生終弗諾林益加敬聞者歎服再調平江常熟縣戶部原塾犒賞酒庫整頓規矩總其大綱盡革異時苛瑣之政課入由是整辦庫隸漕臺六十有四大半西班牙之間有弗謹厥職自貽伊感者往往逮繫曰至於部使者之庭惟原塾舉職趙公仲夫深嘉之檄入幕府延見進禮俾督諸庫先生終辭焉乃以潔已好學不凡薦於朝備陞陟任使既解職時吉安人年踰八秩謂不當驅馳就養以榮其親遂不復扣銓杜門里居共子職惟謹研究理學多所發明雖所守堅定未嘗請於人有欲坐致者亦不可強然聲華旁暢自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不容掩登朝之士與上庠名流四方學者過從日盛車輛盈門先生莫能拒當國者不能無疑乃遣都司之親信者詣先生覘所爲既見言動中禮惘然如有所失遂傾心願交焉當國者聞之亦爲起敬交游中有相知之深者念其貧無以養欲白廟堂畀飼廩先生聞而力止之謂君子愛人以德非所望也府尹雅知敬欲月致餽以示優賢之意知先生一介不取乃先遣所厚致意焉答曰某於府尹有桑梓之分平時足不登貴人門若坐受饋是無禮也因餽出謂不應遽變所守曷若勿講之爲愈自是諸公益加敬願爲久要交繼是尹京多故人先生例以前說卻之丁吉安人憂哀慕骨立髮鬚盡白卒哭頹櫛鬚眉盡脫閏月復生其黑如舊終喪不茹葷酒既卽吉親朋咸勸以仕先生嘆曰余以父命受官繼以母養就祿今二親俱逝甯復作是念耶自是磨勘不復循轉兩該恩

需亦不陳請安窮樂道私淑同志扁其室曰準齋自爲之序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準之在天者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準之在人者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以至文武周公孔子不曰執中則曰用中不曰建極則曰立極無非準也大則彌綸天地遠則放諸四海余取之以名齋則知是齋也其天下之廣居耶操存有地積累有基得是齋之門者不廢繩墨者也升是齋之堂者罔失法度者也入是齋之室者行中規還中矩者也居是齋者何爲哉或出或處惟正是適或默或語惟平是持守之以仁則如射行之以義則爲的禮猶衡則審輕重之權知譬巧則終條理之事惟直內方外有自然之則故舉斯加彼卽同然之理夫如是則不獨準於一身又將準於萬民而同其歸不但準於萬民抑將準於萬物而平其施是必無所不用其極斯無愧於名齋之義趙公彥恢雅厚先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九

生嘗奉詔以賢能才識舉端平更化復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薦嘉熙戊戌孔山喬公當國言於上曰吳某兩爲筦庫尋卽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爲臣言其行淳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理精於著述凡士大夫之仕於朝與三學之英四方之俊苟有志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充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畧無倦容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天下何觀焉於是特授從政旣充秘閣校勘先生力辭謂不可出者有五大意謂先人遺澤兩任權政後緣親老侍養無違從此杜門不仕志在聖經分甘屢隱雖樂有朋之來每守往教之戒今歷年之旣久貴晚節之彌堅苟貪榮而復動則是以積年修業功夫爲一旦進身捷徑失其本心矣又謂雖居西班實受父澤若捨武就文是以文階爲榮不以親恩爲重有旨不允口下

供職先生再辭云嘗謂易言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必見蠱卦之終蓋蠱之一卦專爲幹父幹母而言故至於終推明其義是知所謂高尚者乃爲親而不仕非謂欲潔其身而廢君臣之義也象以志可則也言之如曾子不忍違親而辭齊之聘其志豈不可則伏觀公朝剡上之文有欲識不可得之褒是以某之杜門不出爲可嘉尙今若祇受爲一身之寵榮則得矣其如乖初志何從此奔走公卿之門馳騫名利之塗豈不上負旌別之盛禮哉奉旨復不許喬公一再折柬相勉曰父澤不欲改易於孝道得矣君命召不俟駕其可牢辭耶先生三辭云嘗觀兔置一篇載於周南自公侯干城至公侯腹心皆以趲趲武夫爲言夫關雎之化行雖田野武夫雖處賤事而不失其誠敬之心致使詩人美其好德形諸歌咏爲周家之盛事然則武夫雖勇豈無用於國家哉某雖居右列未嘗以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十

文武惑其心而公朝所以旌別者幸不以文武異其寵是則公朝薦才之舉有光周詩之所詠而某誠敬之心得以常存無愧兔置之武夫矣某豈不知君命之不可違然觀孟子所載君命召不俟駕是以將朝者論蓋謂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俟駕而行乃理所當然今某屢辭是亦終安愚分亦義所當然也有旨吳某重更父澤而就文懇免秘省之列屬高風可尙雅志當從特轉秉義郎差監龔慶府東嶽廟任便居住詞曰朕聞德義可尊遺佚不怨自古已鮮于今尤希爾某隱於王城泳於學海朕以大臣所薦而擢西崑之職爾以嚴君之澤而安東岱之祠重違高懷勉從雅志庶國人所矜式知老成重於典刑孔山論薦之日上問所著何書孔山遣所厚求所著來山先生辭曰未畢蓋有深意於是先生踐履之實益孚於人而人益歎晚節之高爲不可及侍郎曹

公感時分臺察亦以先生薦謂其識見融明踐履純篤經學易數所得尤深特其固守命義難以強之出仕宜遵用先朝召神放程頤故事特賜廷見或諮以治道叩以理學必能發揮素蘊進吐嘉言以爲緝熙就將之助善類興起豈不足爲邦家之光先生居閒歲久理明行修登門之士爭欲得一言以自啟發先生諄切語之不以爲憚某嘗取其言而讀之雖愧謏陋不足以知然求其大旨往往於道義則自得之深於學問則自信之篤詩書有說大易有傳論孟中庸大學之有解靡不自其心之體認而不敢有隱掣然自爲一家之成書其他雜說可以類觀吾與我一也而毫釐之必辨有曰心與身之不同理與欲異也而公私之未辨則不肯遽以善不善爲別曰五累則合有形無形者言之而知見之累則以賢人所不免者爲戒曰四方則分在天在人者論之而於學力則以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十一

爲人之所當盡而恃得天之福忘修己之道者必深警而弗少恕也先生之言語文字固未易以淺窺先生之躬行踐履尤卓然爲不可及非可以紙上虛文觀也永嘉陳君昉登朝日親炙不倦得所著述退輒錄之刻爲一編惠其同志臨川羅君愚復刻於廣右漕臺所傳益廣矣然其探曠索隱莫深於易在原塾時書已脫藁未欲輕出始因門人永嘉王致遠之請乃授爻象三十目復以其同門羣請愈力遂出全書一時名勝分刻相先未三月而畢又著陰符經解尤非學識膚淺者得窺其蘊奧且謂易原於八卦之畫而其實則不外乎三畫之乾因而爲三教之辨破釋氏生死之偏推本吾夫子之教使人養生喪死而無憾所謂行乎萬世而無弊也他日論孔孟踐迹踐形之異遂著踐迹說以授王君致遠謂子張所問乃善人之道非但問善人而已迹者實之著而誠之所形

也中庸言誠則形形則著是也踐形者生而知之動容周旋中禮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踐迹者學而知之其於非禮必勿視聽勿言動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門人九華程煥請事斯語先生又作踐形說以授之至是致遠又欲明中庸大學續解先生爲作續序並以要旨一編示之其言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豈異旨哉蓋二書首章一曰明德一曰修道能盡心學則德斯可明能知性理則道斯可修學者將以盡心知性可不於二篇之旨慎思明辨而篤行之哉先生之於講學每謂不造於盡心知性之境泛泛然惟紙上塵言之是徇非卓然自有所見者惑也平居又曰塞乎天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實理融而實用實天地萬物孰有外吾方寸中者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以是而言易蓋孔孟以後所未嘗言者皆彰彰然顯言之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三

故天地萬物之數之能了達於胸中其交游之密契者凡於吉凶悔吝之故雖兆朕未形亦多豫言而輒驗當世摺紳諸公或卽其居而深扣之先生不以告也嘗語人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使朋友退而詳味之某壬辰叨第時坐局者閱月同年多謂某日子不見吳準齋乎某曰何人也曰今代之力學好修守道不屈日用動息具有典型者也故自號曰準齋而莫不以準齋先生稱之也因率同年共謁之進見之頃其色莊其神凝其德容表裏益如也某生晚後學蒙待以忘年交然某之敬先生又豈敢以行輩自躡哉再月稟別得其言曰子之心某知之非若祿仕易動者然年歲間其有臨象之占乎初莫解此亦不敢詰違居越慕踰歲之八月乃以罪釁而有先君之憂痛莫追矣歲戊戌濫員班綴尋欲丐外數請弗俞一日往求教焉先生曰子所請將遂矣第

此別後再盍簪也必甲辰之春於是舉酌別時時合席凡二十士  
共聞斯語未必皆以爲然已而某之塵勞憂患果不逃至誠前知  
之道其時諸賢出處進退凡得於仁人之一言者順之則吉背之  
則凶今皆隱之於心非厚誣也先生書眼如月自照其心而了一  
身之出處其事親孝其居家理其待人接物以忠恕權衡尺度毫  
髮弗少越也翛然環堵之居充然百氏之書不卽人而人卽之者  
何紛如樽酒論文又胡爲而日無虛鳴呼衆牽謂京洛紅塵車馬  
馳逐之間依然見安樂窩明易之堯夫焉紛華盛麗紆朱懷金之  
中而卓然有此心齋坐忘陋巷樂貧之癯儒焉父澤終寶之則凜  
凜素守之弗渝焉君命固避之而非好高以爲孤焉始也邈世而  
無悶終也樂天而不憂豈非所重者仁義忠信而何事乎公卿大  
夫焉吁此愚慟先生之終而相與屢致夫今復有斯人乎之嘆焉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三

先生充養靈虛了達生死未感疾前某謁之語曰余其有阨乎未  
幾微苦氣痞人憂彌甚某造省數四先生指其躬曰此破屋也先  
人之敝廬也風雨飄毀其頽乎命醫如命將拯疾如拯溺盡吾力  
一日必葺然支撐莫能起命也得正而斃不啻足矣四月壬辰夙  
興命家人悉至卧內豫付後事首戒二子友恭毋墜家訓門人程  
燦侍疾朝夕無倦容先生以明心明性二說及孟子毛詩解授之  
謂致遠丞郡池陽以論語尙書二解俾燦轉付之閱十日端莊而  
逝生於乾道丁亥正月之己未卒於淳祐甲辰五月之辛丑享年  
七十有八元配王氏繼室陳氏先卒男二人宗仁宗大孫某某宗  
仁等以八月甲申奉柩葬於錢塘縣欽賢鄉賢溪之原與貳室同  
兆去武翼墓百步而近遵碩言也所著書已刊已授之外猶存毛  
稿十五冊或以書問發明義理或以酬唱形諸賦詠或解經析理

爲之訓說篇目尙多方將編類別爲一集以傳武翼在時有先疇三百餘畝儼金之入日十千逮先生易簀時所存僅二十七畝而儼金十損其一蓋其閒居三十年間凡所以資賓客之費者於此乎取惟知道腴之可味而不知生理之日削尤昔人之所甚難也名公要人多從先生游清談終日未嘗一語及乎私間有求致曲於當路者先生色溫辭厲且悔且戒莫不愧服頑民恃先生寬大有負儼佃課累歲不償反以知術相欺者先生非惟不校且顛則扶之死則賙其妻孥無不慚感頑者亦革心焉茲盛德事非勉強所能爲也葬有日二孤請狀其行於檢正少蓬韓公祥忽轉某曰子知準齋之深其狀之某曰此非二孤意也況某淺陋請辭轉囑予力旣而程君來訪達二孤之請辭甚迫某因念疇昔沐愛予甚至方慨歎乎今不復有斯人哭之慟屢矣矧狀其行以實不以文乾坤正氣集卷八十五

古

謁顏魯公祠文

嗚呼百世魯公嚴霜烈日彼何人斯鬼面藍色公之所至人懷其德清風凜然尙餘鐵畫某昔守番禺今來雲州皆公舊治有像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敬慕名節

南劍到任謁廟文

某視郡三日往謁羣祠禮也惟神英靈陰福茲土境內乖韓靈其妥乎尙燭此心俾同帖泰庶獲鞠躬盡瘁以及邦民而報君上稍或間斷則謹遠某勿長弗靖而爲神羞

奠趙待制文

惟公宗國之英時賢之粹民庸朝績表表世瑞博洽羣書有更生之經學飄逸不羣有太白之文思廉靖牧民隱然李勣之長城謙和自持庶幾周公之好士若昔大江以東之澄清愈茂乎玉溪棠陰之蔽芾逮公歸而助鼎鉉之和密從容乎上前以導德意都人喜見乎京兆之政清今代而有此西劉之趙氏胡自詭左馮翊之一麾遽高乎急流之勇退雙溪風月得公而晶明九里河潤爲京之屏蔽其所去也人人之懷思其所至也物物而吐氣混乎寬大之中寓不可犯之嚴毅截然剛斷之餘存有餘味之樂易溫溫乎處貴胄而不驕駸駸乎登大用而無愧上方倚重二難期股肱之勳勞公乃遽感一疾啟手足而長逝吾舊治一氓也受公之知德公之深聊一奠兮共邦人而揮涕

延平書院仲丁祭先儒文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五

濂溪之教洙泗之遺內外交養敬義夾持其未發也孰究於體用其時中也孰間乎微顯故念念乎惟中之一字朝夕乎大帶而深衣天祐中典壽斯文之脈尙此邦而見之某生晚後學而冒領此邦之塵服考亭之訓旣齊肅而瞻禮於武夷痛自勉飭不敢不祗一動一靜念茲在茲儼然四先生之參前又若瞻乎濂洛之渠儀况以四先生之像與夫子序列於書屋之祠歲率二祀而申講夫仲丁之彝鳴呼濂洛兮我師四先生兮豈我欺願與此邦之人同爲善人之歸

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務

某學不知體才不逮心謬守此邦動息懷懼固知鞠躬盡瘁洗手奉公曉夜疲勞不以爲憚然爲政先後緩急之序蓋將訪諸此邦之善士而生民利病休戚之實又欲纖悉而具知竊念郡政以學

化爲先學徒惟文行兼取此邦先賢餘化久而愈新延平書院歸先之象在焉目擊心惟而多士冠佩其中者高山景行斯猶若何而爲人蓋不但逐逐乎科舉俗學而已人性皆善賢愚同一初也特其覺有先後故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漸奮乃可以明善復初此爲諸子訓之也吾儕誠覺乎昨日之不善則今日之爲善也辱余謬守到官月餘矣郡政未有端緒學校未及過問每一念此殊非敢甯比見士友投書或言郡泮之化有所未知或陳書堂之職多所未愜皆未敢以爲善及扣交代則知泮官生員尙且增書堂職陞黜蓋亦有由雖然往者不咎來者可追人苦不自覺爾謬守今覺其怠於教事之爲不善矣蓋亦與諸友反而求其所謂善乎書堂之職前日輕於鼓率而出者不可謂之善也其間亦有自悔者矣泮官之生員又欲增多於前日者非徒養之也皆使之明吾善

可也繼自今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於學或於書堂必欲親扣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几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之鞭辟向裏有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充可也有所知自愛而守可也姑自習俗道當正救者論之不孝不悌之辜顯見詞訴尤可寒心且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善性之發見者然也此邦禮義所漸從來遠矣薰德善良宜知孝悌之切已胡獨有未然者論語學而首章論學至朋友講習期造君子成德之地故次章又首以有子所言孝悌繼之詳味其辭蓋勉人以務本之學望人以君子之歸示人以仁者之事故曰君子務本又曰孝悌爲仁之本爲仁而孝悌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此邦雖號多賢亦多獷俗相挺作辭常費區處此其故何哉居仁者之鄉而或萌不仁之心舍君子之道而或爲小人之

事正學不講本務不明時閭民訟動多犯上薄俗相染見利忘義此其所以因犯上而遂作亂以是知聖賢之言不我誣也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勵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上作亂未流之弊前日勝諭峽陽作亂之徒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增廩失業之衆與夫後學示化之地固將次第行之然郡之有泮又有書堂郡守化民先近後遠敢不切切究心除已禮請有道義之士足以服吾黨者爲講經一職合與備榜並與士友所當習之業以爲日習常式一早上文公四書輪日自爲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所已讀取訓釋與經解參看一早晚讀編類文字或聚會講貫一午後本經論策輪日自爲常程一晚讀通鑑綱目須每日爲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然一每月三課上旬本經中旬論下旬策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一學職與堂職陞黜必關守俸

延平書院榜示

龍坤正氣集

卷八十五

七

某少蒙義方稍識伊洛心傳之正幸茲假守有先哲焉遺斯文教高山景行參乎其前願與邦人共陶禮義休風追還名勝舊觀某學譎力綿惟諸儒宗英爽不昧實云相之

勸戒夜游宮榜

竊以人者天地之心心者神明之舍能盡人則天必祐但持心則仁自存勿謂天高近不違於眉睫當知神在動如見於肺肝蓋其道則福善而禍淫每鑿乎妄爲之過如古者抑文而尙質相欺於務實之歸而况聰明正直之祠何用迎引游觀之樂祭非其鬼詔也可知敬寓乎神遠之則吉仲尼之禱久矣神祇甯容不遜之奢冉有弗能救與泰山豈愛非禮之旅昔惟嶽旣形諸誓謂來朝不降以祥故妄亂徼福者反受其殃而褻瀆豐祀者徒見其昵不作無益害有益豈可緇銖歛之泥沙散之苟有先知覺後知庶幾鄉

里察此窮壤監此移其供神者以供父母舍其奉空者而奉祖先  
追遠則春秋祭祀而時思養生則朝夕甘旨之意順以孝友于兄  
弟然後長養於妻兒本土農而末工商各安於一業衣桑麻而食  
穀粟初不在於多言熙熙然相輯睦於井閭溫溫乎接殷勤於親  
戚絕陵犯乖爭之習懲賭博沈酗之風教訓正俗而非禮勿爲公  
私懼法而爲善最樂以是便可昭格於冥默何往而不感召於休  
祥舍茲而事淫侈之娛或者其觸神明之怒自昔吹豳雅擊土鼓  
秋報本則惟朴是崇凡今遍市燭滿街燈夜游宮則不經之甚喧  
闐且復且管絃簫鼓之迷精往來人看人珠翠綺羅之誨盜多少  
好人家男女因茲越閭以蕩心萬千有田產富家相與爭雄而敗  
業此外難盡形於言說其間亦甯免於悔尤端的認取話頭前後  
豈無樣子與其浪費擲空花而過眼孰若令圖布實地以及人推  
乾坤正氣集卷十五

六

食解衣推有餘而補不足修橋補路利涉遠以濟不通各依本分  
以做人每行方便以處己我今爲苦口逆耳往不咎而來可追人  
誰無善性良心□□遷而過則改愚言如此賢識鑒之請細尋思  
庶圖功實

宋劉 敞著

涇縣潘錫恩校

明堂賦

淳祐五禩季秋中辛朝家藏裡通歲寧考肇陟嚴配聖孝通幽百  
神效靈金景開祥上帝宴饗允乎休哉雁山劉敞瞻禮容而拜稽  
首古聖王之建明堂順時答貺尊祖敬宗不忘其始厥後迺以黃  
琮鳴尾鐵鶩金龍而耀美觀抑末矣於穆我皇克尊故典不侈不  
嗇欽茲一忱以今執事神人洽和厥應如響然植木者必根演流  
者必源隆家國定社稷必建太子廼令嚴父之侑雖陟中儲之位  
尙虛寧不孤天在之故作明堂賦其辭曰皇臨鑒哀于下民兮屬  
萬物之最靈羣爪力而爭分兮賴上聖而始寧領天牧而巍處兮  
匪生殺之我私庸典禮以崇本兮欽后皇而藏祠按世室與重屋  
乾坤正氣集 卷 八十六 一

兮制上圓而下方皇帝名以崑崙兮虛四壁而八窗考工記之紀  
周兮猶古意之髣髴公玉帶之繪古兮乃浮辭之鋪張粵我宋之  
拓興兮起百廢而具新迨皇祐之蒐典兮遵明堂而告神卽大慶  
而藏烟兮剖禮義之紛紜分五色以定制兮揆季商而用辛陟祖  
考以嚴侑兮務尊尊而親視申景鑠以開後兮鞏皇圖而四維儵  
陽九之中厄兮緬禾黍而含悲洎駐蹕于錢唐兮賴火德之載燧  
思陵原之淒涼兮渠湖山之燕安於我皇之仁聖兮心臨淵而履  
冰灼元姦而遠迹兮闢衆正而通靈陟文考以祈報兮假帝饗以  
孝思分禮官以執事兮由敬齋以自持先夕宿於太廟兮遂嚴更  
而警惕儼天仗之夙戒兮戴平幘而平從列虎賁之萬騎兮羅劍  
戟之百重燎夾道而燭光兮恍銜璧之焜煌口羽毛之掃電兮耀  
游纓之拂天被編廬以帘幕兮迤雌霓之連蜷羣貂璫之疾驟兮

奉奔走而佻佻聯鐵駿之縱兮森鹵簿之鱗鱗以崇供御之專紛  
兮載散班而增光整班而盡衢兮皆安徐而不譁展蟬冠之前驅  
兮導玉輅之巍巍憲越席之架制兮錯夜光之陸離齊六馬而錫  
鸞兮駕三辰之旌旗端龍馭而中御兮承玉立而執綏遵皇道而  
入闈兮詣複門以儲精被法服以眠事兮奏韶夏以迎牲用陶匏  
以昭儉兮奉灌爵以薦馨陳鼎俎之在列兮羅鼓鐘之在庭皓星  
月之交輝兮息宇宙之纖塵和神人以交妥兮鑒悽愴與蒿蕕嗟  
蔚皇儀之壯觀兮臨麗正之宗臺目中夏之布德兮普萬姓以覃  
恩飛金雞而銜赦兮滄拜稽之如雲採童謡之載路兮美積慶之  
深源願河海而清宴兮荷天子以萬年重曰藏事兮秋禋潛安兮  
三靈顧禱鞫兮夫祥眇七鬯兮孰憑聿追孝兮在茲曷悠悠兮儲  
乾坤正氣集 卷 八十六 二

英築室兮肯堂螽斯兮繩繩偷資善兮宏開守宗祏兮以寧宅者

人兮俾輔垂無疆兮太平

遂志賦 模浦作

繫蒼靈之秉權兮庸付我以識知抱靜樸而冥思兮相在室而勿  
欺唯曰忠與孝兮一方寸之所囿渠敢自蔽兮隨吾生之鹵莽 音姆

紛媚道之波流兮滋皇路之晝迷志苟不卓兮守隨以隳繇混身

於還海兮等菁莪之茂育與相國爲始終兮忍見危而弗告固知  
言則賈禍兮森溪弩之射影奈蘊此孤狷兮若發婦不恤緯之耿

耿顧稟姿其鈍懦兮惴惴焉挈瓶之守叫閭闔以排雲兮曷其不  
效乎殿馬之後誓圖報於宗社兮雖節解其靡悔矧從諫如轉圓

兮可誘以拒而自外首漚辭於淳亥之閏朔兮指御史垓之貫盈

復顛忱于寶寅之烟霽兮諫疑謁於孤山之黃庭幸天王咸嘉納

兮德汗簡而流馨奈邪計之仇視兮唯恐無罅之可乘乃參會平  
丙辰彙三學之多言遂委非以成錦兮熾黨禍之株連赫赫威焰  
兮裂石洶洶怒濤兮拍天我思義虞以抵漢唐兮胎理亂以多塗  
貫萬古而不與上下兮唯貞之不可誣彼雲氣出沒於太虛兮變  
態之故也炳日月星漢之凡垂象兮正自莫掩其素也仰吾皇如  
堯舜兮誘有木而諫有鼓且施磬設輶以來箴兮肩夏禹而軼周  
武有君如此兮臣敢負奈譽阿毀墨兮日駕言以激雷霆之怒此  
賈誼之謇直兮不免於謫長沙靈均之抗憤兮不得不沉汨羅夢  
彭咸兮情靡他問詹尹兮卜若何倚正信以杖兮歷崎嶇返虛白  
以內鏡兮燭危疑攀太華而整纓兮日未晞擊芳草而酣睡兮安  
其棲盼白雲兮不可知杳黃耳兮音遲遲莫遠于倚門兮孰慰  
所思樂莫樂于膝上兮寧辭于癡師元城之制欲兮惟烟霧是禦  
乾坤正氣集 卷 八十一  
三

仰無垢之苦心兮媿雙跌之不吾耻挹濂溪之函丈兮會宇宙之  
春意曷以遂志兮藜味藿

梅花賦

覽賦形于宇內兮粲羣植之敷紛何衆先而獨後兮曰此花其有  
聞均受氣以立命兮本萬古之一春不競時以媚俗兮故寧歷落  
乎歲寒繇混沌之鑿開兮凡造化之幾新持狷介以爲守兮曾坎  
壈之爲屯夫豈不能效成蹊之無言兮與紅紫以相奢而固栖栖  
於寂寞之鄉兮如旅人莫知其所家烟藐姑之雅潔兮映白壁其  
奚瑕蹇偃佺之蕭散兮跨蒼虬之在阿非凡心之內賊兮則嫉口  
之外魔擯庾嶺以俾艾兮戀孤山以興嗟顧冥霧之漫漫兮覲皎  
日之昭昭遇傳築之愛其實兮以商美而見招嘆湘纍以節終兮  
何獨不盼我以離騷班孤竹之二子兮臭味與之而相投笑商山

之四老兮乃眷眷於木奴之遭遜僻於嗜兮匪吳匪敖逋工於詠  
兮南北之峰與高惟窮而固兮達亦如之以煖而耀兮遇寒已披  
蘭不爲無人而不芳兮誠不愠于不知彼荃之化爲茅兮已矣乎  
其焉悲抱道而獨兮歷變勿疑付榮枯於天兮孰速孰遲信凌  
冰厲雪兮眞吾規

感時賦

居賣界作時  
年四十有三

余受衷於元造兮視前哲而莫追年冉冉以告去兮魏蝗粟而增  
悲顏青春而逝兮全歲之時跼華顛而哀兮有覩嬰兒顧陽背而  
陰腹兮詎佚我以軀務則古以矩今兮信或者其庶幾世其聖而  
嫉賢兮於擯棄而則宜隘八極於一牖兮盼同胞其可危智藏於  
拙兮鑿剗腸之龜歛華就質兮悟耀美之犧入此室處兮明月照  
裾出以觀山兮清風相期任是非之倒植兮暗室勿欺縱軒輕之  
乾坤正氣集

卷

八十六

四

秉承兮莫之與隨探彖象於酬酢兮試風雅兮舒徐思無邪而德  
有鄰兮亘宇宙而奚疑勢合則聚兮氣散則離物有漸盡兮理無  
際涯鶯餘生於莫知底止兮亦祇以疲玩深趣於欲罷不能兮誰  
實使之時不可以再得毋持暮兮西嶽

橫浦操

山峩兮水泚地鱗鱗兮嶺之陟瞻林木兮多焦盼美人兮曷處矩  
古兮礙今行植兮毀深豈不能喑喑兮與時浮沉奈抱此蹇蹇兮  
若膏肓其不可鍼橫浦兮幽絕梅貞兮蘭潔蜂蝶遠兮一氣冽烈  
宇宙皎兮明兮

諸葛武侯贊

卧南陽吟梁父不吳不魏事先主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經綸如  
是唯有所不爲而後可大有爲宜出師一表與伊訓相表裏魚腹

沙磧廟前古栢誠斯形其著

四先生像贊

晦庵朱文公

天振斯文紫陽木鐸博詳反約是繼絕學日月昭炳揭之以行閒居野服身屈道亨

南軒張宣公

玉質金相卓爾良貴有鑑在心明利與義大原斯聞維世之模表裏不貳皇皇聖途

東萊呂成公

探微極深經緯萬象不顯其傑沉潛直養體立同著惟和且甘雨潤澤古井淵淳

象山陸文安公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六

五

卓學適倫居超徑詣觀我靈龜以燭來世展矣君王克廣厥居澄然自得春風詠歸

硯銘

斯石曰端表裏潤溫羣居與游孰識所存闐然弗耀主靜力到以則我躬胡不慥慥

鏡銘

不偏不黨一照萬古子乃禍心而枯稿是怒曷其不內觀兮瑩徹太虛之府

墓誌銘

故友林道初察推墓誌銘

儒有以義爲質以學爲藩寘此身於規矩中而不獲竟其用於世是必有囿於數者非天意也公諱公一姓林氏字道初始祖自閩

徙居蘊之樂成曾祖世定祖守謙父標從蘊之陳先生游潛心篤行以儒聞於鄉公其長子也方髫髻時已儼若成人不妄言笑不輕交友好讀書經傳子史歷覽精研與意會輒筆之凡有關於修齊平治之大者寤寐不忘鄉達諸老每見器敬謂他日能以文行自植必子也年二十一與計偕試南官不武益肆其力於學端靜介特得伊洛考亭旨趣最深伸紙論事動數千言大較如行雲流水而畢根諸理開慶己未登進士第廷對有奇偉氣本哀然魁天下會奸相丁大全黨其私易置第二當時謠語云惟有林公一箇公廷紳抗疏嘗援及之初授文林郎興國軍判官時北兵瞰江勢洶洶公嘆曰小人之召外患如此哉吾方筮仕不幸道梗不得同王事塊坐山林於時奚補改授信州察推官郡號多訟郡侯廉公明確事無大小悉以委公公則兩造在庭折以片言輒得其平而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六

六

去雖氣力者持之不爲回撓食少事多志于及物雖疲瘁不憚臺紳應詔交薦如端明陳公昉司業翁公合正言倪公普具以公行義政事效之君衡文鄱陽得各士居多學者興起願受業戶外屨滿公不能拒也望此府垂三載詔除宗學諭遽以疾終于官囊無一錢衣衾亦不具郡侯寺丞馮公夢得哀之捐俸以給同寮及鄉寓公郡士友皆相率致賻且合辭請于郡欲與公照第一人恩數祈于朝若軍若民間公之死巷哭路泣軍人列狀各預借月糧以助公歸櫬之費郡侯異之曰察推何以得此於汝曰狀元不要錢爾遂榜通衢以勵風俗公孝友純實嚴是非邪正之辨自守如處子所至以先正警訓爲終身程督嘗澄然默坐脫遇事當質弗明弗措也嗟夫以公之心之學之行天固相之而不以壽何哉是可以數觀矣所謂伯淳無福天下人無福得不於公重有感焉公生

于丁丑八月二十一日卒於癸亥十月十六日先娶管氏繼黃氏男二彥登韶翁孫一鞏以丙寅十月乙酉葬于峽門山之南原有錄覽十二冊論語類五冊本朝事實十冊雜文詩稿手稿各二十卷姪太學生一龍與其孤致書請銘於國子正字劉某某於公素交也居同鄉學同方銘其敢辭銘曰名綱於實兮行純道爲數制兮貞于仁孰謂公嗇兮視後人

母昌元郡太夫人解氏墓誌

先母諱道寧姓解氏瑞安府樂清人父好古娶王氏解與劉世爲姍且鄰先母以慈惠靜勤歸吾父性强記不誦卽通吾父樂賓尙義每不靳簪珥以成吾父志與吾舅氏龍最友愛謂家貧非所患有子讀書乃興家之本勉吾舅各課子嚴甚弗假辭色敝遂借舅之子白於庚戌榜補太學以壬戌榜俱錄舍選擢奉常第先母封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六

七

孺人暨召試館職除正字遷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遇郊禮封安人壬申試吏部侍郎陞侍讀封太恭人甲戌典貢舉試吏部尙書封太淑人先母不妄言笑雖甚喜怒不形於色當黻羅丙辰言禍謫庾嶺曰爲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及己未理皇下哀痛詔有旨津遣歸其鄉拜膝下泣曰汝母忘國恩惟識不類流俗故處窮達曾不動其心視黻登言路領制閭陞從橐若固有之每思歸故里謂與鄰里骨肉聚首有真樂爵祿過分非吾欲也黻累丐祠歸養先帝諭留愈力不克遂而先母病矣甲戌六月十七日卒于從官宅年八十有四先帝聞而哀之特贈銀絹三百疋兩宰執侍從以至學校之士俱遣奠酌奉輿東歸行道之人靡不嘆嗟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丁酉權殯于寶林新墳之左新墳先母壽穴也以塚法未利改卜尙有待男三人長黻朝請郎試吏部尙書兼工部

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讀樂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次應奎承奉郎監高郵軍富安廣儲倉兼淮南東路安撫大使司準遣繼叔寶章閣待制新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良貴後少士女適進士陳繼之男孫洙源承奉郎女孫芽女許適承奉郎新監福州南臺鎮兼塩倉戴全壽次招弟引弟得弟涯女徽未克哀次行實求當代銘筆以垂不朽謹摭世系歷封大槩泣血百拜書而納諸坎

從姑劉氏墓誌

樂成之東有蘇奧劉氏墓余從姑所營以歸其祖父者也山融水紆杯土歸存雖非馬鬣封之謂然孝義所積將草木有德色從姑生而終鮮備歷間關凡兩適鄉之士曰張曰林俱蚤死乏嗣皆命爲之後者曾莫克負荷卜僅一女擇變而妻進士鄭璠每自慰曰

乾坤正氣集

卷八

八

吾數奇嶮賴此爾從姑聰慧敏莊篤孝篤義家屢空能以苦約自殖惟念祖父久在殯所屢不忘或與言則涕泣然謂有親未葬有生猶無生得卜蘇奧之原仍先隴也鬻簪珥觸寒暑必誠必信獲遂終事理之人咸異義之春濡秋凜松柏鬱鬱世之爲男子者嗟其親之未得所藏鮮衣嫩食恬不加之意其於吾從姑之識何相去萬萬哉從姑喜茹蔬嗜佛好修年六十有三不幸亡矣人莫不以伯道無見哀之乃有堵敦親親之義不憚勞動而以吾從姑祔祖父之塋且治田以相運社合劉氏祖父墓祠焉嗟夫孝天性也亦人道也一性之感往者樹來者芽余旣多從姑闕性之道又多鄭君夫婦能于所性而加厚之劉闕自今以道義著矣是順

風俗之一機也以咸淳六年閏月二十五日辛酉卜窆曾祖安仁祖大年父康民余與從姑同曾祖云姪奉議郎除集英殿修撰知

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使司公事某誌

蒙川遺稿卷四

乾坤正氣集

卷八十六

涇縣潘錫恩校

九

09972

